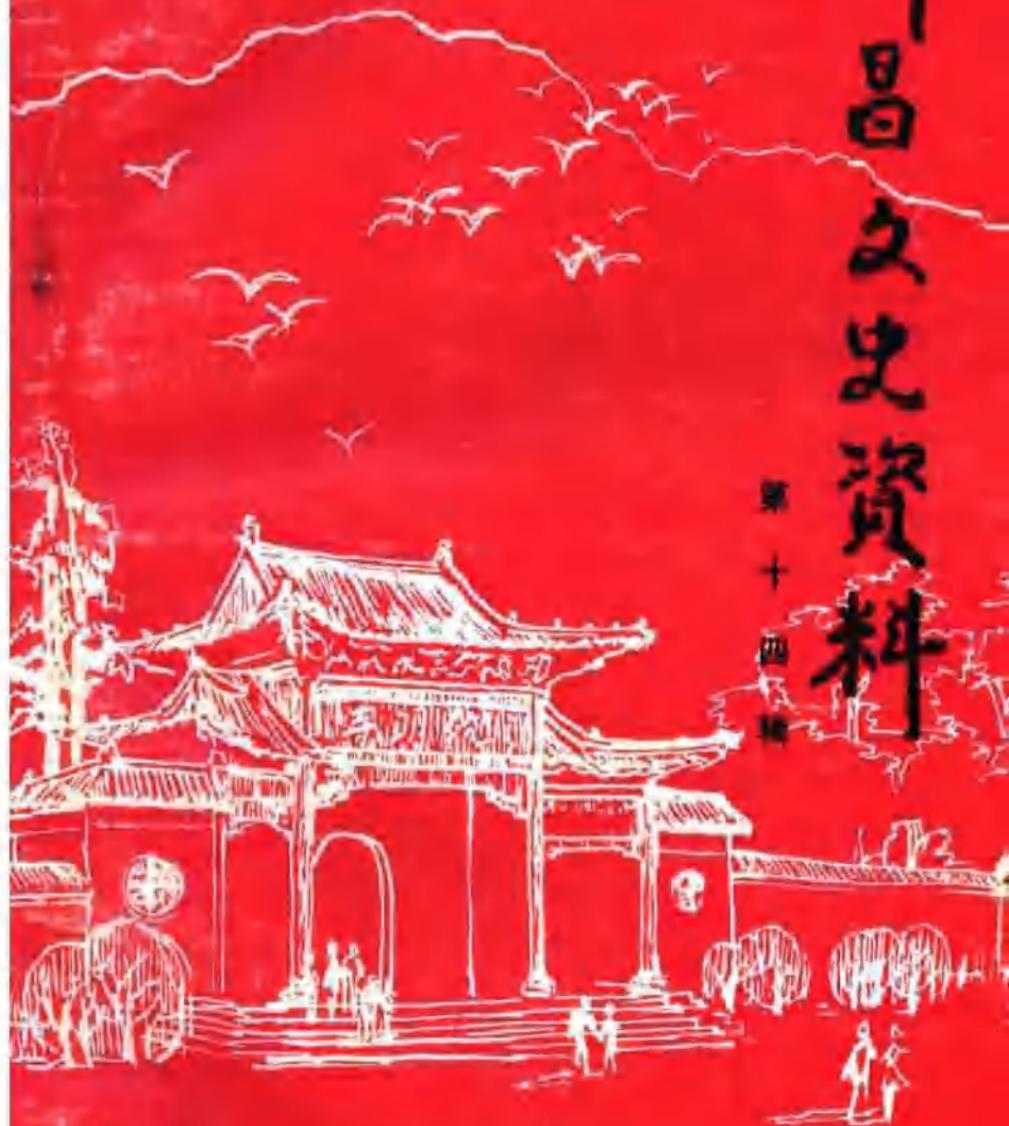


许昌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许昌文史资料

第 14 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许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李宪根

副 主 编:白黎明 张晓凤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庆 白黎明 刘北方

李 茵 李宪根 李俊恒

张晓凤 赵留安 孟 聚

俎运牛 贾庆申 郭水林

谢文学 路礼才 路铁成

许昌文史资料

第 14 辑

编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许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中共许昌市委印刷厂

印 数:1—2000 册

刊 号:HN—0043

工本费:6.00 元

目 录

历史回顾

难忘的历史瞬间

- 忆刘伯承陈毅陈赓将军看望嵇文甫等…… 赵 岚(1)
朱镕基同志莅临襄城视察…………… 宋居德(6)
胡耀邦视察许昌 …… 许清江袁水玉陈玉枝回忆 王长恩整理(8)
忆纪登奎同志二三事 …… 杨桓珊(11)

劳动模范

- 难忘的往事 李秀兰(17)
参加全国劳模表彰会前后 侯怀珍口述 张守义整理(24)
许昌市职工全国劳动模范及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录
..... 崔坤卯 尚金荣(28)

文化教育

异常血红蛋白家族的新成员

- | | |
|-------------------|-----------------|
| ——“HbG 许昌”发现纪实 | 李花枝口述 沈桂彬整理(32) |
| 收藏中国古陶瓷片荣获吉尼斯之最证书 | 安廷瑞(36) |
| 禹州营里冶铁遗址发现记 | 黄留春(42) |
| 陈德馨及其藏书楼 | 毛德新(46) |
| 琐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及其历史沿革 | 苏鉴远 苏子航(49) |
| 我们所知道的李瑞与天宝宫工读学校 | 翟祥兆 李焕章(55) |
| 郑州专区农林实验学校迁禹办学 | 李光华(59) |
| 深深怀念的母校——汲县师范 | 李季安(61) |
| 西行记 | |

——中原沦陷后河南学生流亡琐忆	许正则(71)
魏都区小学教育回顾	冯森(75)
由三国历史重镇许昌说到毛泽东等人论曹操	韦炎章(81)

经济史话

访中国始种烤烟者董松山	李耕五(88)
忆许昌机械工业发展中的几件事	李坤岭(92)
姚湾堵口记	赵金鉴(107)
染坊与颜料铺	艾荣泉(110)
钱钞与钱摊	艾荣泉(112)

青春无悔

在禹县当知青的回忆	王老虎(117)
值得回味的人生旅程	毛国卿(122)

统战天地

永铭心怀的将军	董永昌(126)
身在台湾的舅交周洁廉	许立生(136)

抗日岁月

耿谆答日本作家野添宪治问	王留柱整理(140)
关心支持花冈事件的日本友人	王留柱(186)
这笔血债不能忘	张永顺口述 张怀顺整理(192)
我在日本当劳工	马国强口述 王留柱整理(194)
长葛沦陷片断回忆	郑云龙(197)
六王冢惨案记述	王留柱(203)

历史钩沉

军阀战争中的李镇亚与樊钟秀略禹经过	杨玉润(210)
“12·27”周店惨案	赵金鉴(218)
清末和民国时期许昌县及下属机构的交替	赵金鉴(222)

史海寻珍

- 《许由与许氏》序 朱绍侯(227)
许氏宗源在鄢陵 张彦甫 马东明(232)

读 者·作 者·编 者

实话实说

- 也谈毛泽东“批示”许昌的两篇文章 杨恒珊(238)

补 白

- 襄城县城墙 (7)
吴湾遗址 (27)
文庙大成殿 (24)
射鹿台 (91)
长葛杜柏 (106)
十二连城 (121)
柏山文峰塔 (125)
闫寨遗址 (202)
三券桥 (221)
泰山庙大殿 (226)
关王庙大殿 (231)
清真观 (242)

封面图案：乾明寺·山门

难忘的历史瞬间

——忆刘伯承 陈毅 陈赓将军看望嵇文甫等

赵 岚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嵇文甫、王毅斋、郭海长等一批文化教育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前往豫西解放区参加革命，途经襄城县时，刘伯承、陈毅、陈赓将军于军马倥偬中前往看望，热烈欢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往事，我是亲历者之一，由于年深日久，一些细节已经印象模糊，但主要事实却萦记在怀；过去为文回忆中原大学时曾涉及这段史实；近年因见到有些涉及此事的资料，不甚准确，故再作全面叙述。

到解放区去

1948年5月底，我在河南大学考完毕业考试，待命毕业时，一天下午在铁塔附近碰到《中国时报》（地下党支持的报纸）社长郭海长，他对我说：毕业了，还回报社工作吧！为什么说回报社工作呢？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5月河大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潮时，学校停课。时任姚从吾校长秘书、中学教我英语的田雨三老师（地下党员），写信给开封《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总编辑刘国明（二人均是地下党员），介绍我到报社锻炼。我在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郭对我有所了解。现在社长又让我回报社工作，我很高兴，立即答应。第二天我雇了一辆人力车，拉上行李、书籍到报社，正式作为报社的一员开始工作。到报社约有半个多月光景，解放开

封的战斗打响了。我们啃干粮，吃咸菜，喝开水，眼看鼓楼燃烧的熊熊大火，耳听射向龙亭的炮弹巨响，迎接胜利的到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后，曾来报社敲门暂住，旋即离去。不久，又有人来接头、联系。后来得知，此人系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康茅召。解放后，康长期从事外事工作。

6月22日开封全城解放。郭海长等积极联系、串连、组织河大进步教授嵇文甫、王毅斋等及其他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人士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报社编辑部人员除留个别人外，全部撤离。一部分到豫皖苏区，一部分到华北邯郸。到华北的有社长郭海长、总编辑刘国明、采访部主任李崧灵。社长对我说，咱们一起到华北去，你把书刊精选一下，带到解放区。资料室的书、刊、报都是进步的革命的读物，我和工人李汉勋埋头斗室，挑来拣去，最后把《鲁迅全集》、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装了两大麻袋。为了多带书籍，我只带了简单行装，自己的书籍如《康熙字典》、《辞海》等都忍痛割爱。

闻着渐渐散去的淡淡的炮火硝烟味，我到大街上一转。从报社所在的北书店街到鼓楼街，人来人往。鼓楼街中段路南的金台旅馆附近，挤满了人。解放区学校联合招生办事处设在这里，门口贴有华北大学等解放区学校的联合招生广告。旅馆内外，人头攒动，青年人正踊跃报名到解放区去。

6月24日下午，到华北去的人在金台旅馆门前集中，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派出两部大卡车相送。我们报社的员工、家属同坐一车。同车的还有嵇文甫、罗绳武等人及其家属。嵇老师的儿子嵇振民、嵇牖民、嵇俊民都来了。嵇师母高个子，胖胖的，是个家庭妇女。我们此行男女老少共计79人，主要人士有河大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前经济系主任王毅斋、化学系主任李俊甫、教育系副教授罗绳武、历史系副教授赵俪生、外语系讲师田雨三，诗人苏金伞，音乐家嵇牖民，《中国时报》社长郭海长、总编辑刘国明，《民权新

闻)编辑主任刘世明、(河南民国日报)的段寸西,中央通讯社的戴汤文等。薄暮时分,汽车徐徐开动,但到禹王台又停了下来。此时我们才知道,因国民党新五军从东面袭来,原计划经东明过黄河去邯郸,改为前往豫西解放区。禹王台候命时,夜幕降临,明月皎洁晶莹,大地一片沉寂。约 11 点钟,汽车启行。25 日晨,到达通许县附近的徐洼村。敌机在上空盘旋,我们停下隐蔽。当晚,到黄泛区张寺一片柳林中住下。此后几日,白天隐蔽,晚上行车。26 日晨,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赶来,招待我们吃了一顿红烧肉野餐。27 日夜,从树木葱茏的司马村西行,经鄢陵,奔许昌。许鄢路上,树木整齐,在汽车灯光照射下,大树像大厦样一闪而过,嵇先生豪情满怀,情不自禁地说:“多好看呀!好像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

终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经过一夜的行车,28 日晨到达许昌。此时许昌已经最后解放,局势趋向稳定。汽车在西城门外稍停,城门口有解放军站岗。此去西行,不再夜行昼停。约在 10 时过后,到达襄城县城。我们在汝河南岸一座天主教堂内休息。吃过午饭,不少人席地而卧,有的已入梦乡。我和几个人游兴正浓,遂出门浏览解放后的襄城市容。襄城对我并不陌生,1941 年冬我第一次过此到内乡考学,首先映入眼睑的便是那雾茫茫的首山;1944 年日本侵略军攻陷许昌,我途经襄城流亡豫西时,在首山脚下度过了一个兵荒马乱的不眠之夜,如今襄城回到人民手里,它是什么样呢?我们正在街上漫步,忽然有人来通知说,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个人来看望了,赶紧回去! 我三步并作两步,立即赶回教堂。记得教堂是南北向,长方形,东侧有个小门。大约下午 3 时左右,在这个难忘的历史时刻,我从小门入内,只见宽敞的教堂的东南角上,三位将军正和我们那

一行人谈笑风生地说话。他们正是威震遐迩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司令员陈赓将军。三位将军均着白衬衣，草绿色裤子，布鞋。刘伯承将军戴眼镜，温文沉着，胸中似装有百万雄兵；陈毅将军英姿勃发，眉宇间闪射出无限韬略；陈赓将军微胖稍低，着实勇猛。将军们热烈欢迎我们到解放区来。刘司令员称我们一行是文化大军，今天是文武两支大军会合了。将军们还谈了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询问了蒋管区的情况。郭海长、刘国明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文教界反美蒋斗争的种种情况。刘伯承将军说：“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是大家的事业，参加的人越多越好。”会见结束后，我们送将军们坐吉普车东去。送别归来，我们立即启程。当晚宿宝丰。29日午，宝丰动身，下午3时抵鲁山。豫西区党委、豫西行署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一行由嵇、王二教授领衔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致敬电。住有半月光景，中原局派刘鸿文、林恒来鲁，逐人分别谈话，具体细致地安排了我们的工作和去向。组织上原决定我到《豫西日报》工作，刘鸿文征求意见时，我表示愿到中原大学学习，他当即拍板同意了。

对有些资料的记述谈点意见

有资料说，我们到达襄城后，“中原解放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诸将军特意设宴为他们洗尘。宴会设在襄城县天主教堂里。邓小平政委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欢迎，并介绍了中原地区当时的形势。宴会后的一天，刘伯承、陈毅、陈赓三位将军亲自来到住处看望他们，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段资料完全违背史实。第一，邓小平政委并未在襄城看望我们；第二，刘、邓诸首长也未在襄城县天主教堂为我们设宴洗尘，自然也不会有邓小平讲话；第三，我们是6月

28日白天在天主堂停留，并未过夜，刘、陈、陈三将军也不会在“宴会后的一天”再来看望，再来一次欢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在7月下旬曾约请嵇、王二教授及郭海长、刘国明4人，到宝丰赵官营相见，并设宴欢迎。作者可能把此次宴会误为在襄城了。

有资料说：“6月28日上午……是日晚上，河南大学部分教授和学生前往豫西解放区路经襄城，刘伯承、陈毅、陈赓等部队首长，特意到他们的住处给予欢迎。……这次会见，犹如亲人久别重逢，亲切之情溢于言表。夜深了，刘、陈首长不忍再耽误大家休息，怀着惜别的心情，依依不舍地与嵇文甫等教授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告别。部队首长走后，大家仍然畅谈领导的关怀，解放区的温暖，久久不能入睡。”这段资料也与事实不符。刘、陈首长看望是6月28日下午，不是晚上；我们于会见后即离开襄城，并未在襄城住宿，不可能因夜深，首长怕耽误我们休息，而依依惜别。另外，首长看望时并没有学生参加。从开封出发的近300人的学生大队是徒步行军，直到7月9日才到达宝丰；首长看望时，学生大队正行军在黄泛区，他们不可能来到襄城。

作者赵嵒，曾用名赵中兰，许昌县椹洞乡人，1925年生。1948年5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同年6月参加革命。曾先后在开封日报社、新华社开封分社、新华社河南分社、河南日报社任编辑、记者。1962年后，在许昌专署工作。1982年起，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曾任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一至三届理事、许昌市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担任《许昌市志》、《许昌烟草志》、《许昌县志》等多部志书的副主编、编审、顾问等。1988年离休。

朱镕基同志莅临襄城视察

宋居德

1992年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等在平顶山矿区考察时，得知市辖部分县区旱情严重，就决定到农村察看。下午，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平顶山市委书记刘仲轩、市长王全书陪同朱副总理莅临襄城。由县委书记焦卫东、县长谢保廷等迎接并陪同到十里铺乡视察。

朱副总理一行乘车在十里铺乡二十里铺村西停下来。他健步走进田间，一边察看，一边和干部群众交谈。并向身边的焦卫东、谢保廷：“这里干旱到什么程度？采取了哪些措施？地下水水源怎么样？电力、柴油和抗旱机械供应够不够用？”焦、谢两人详细汇报了前段抗旱情况，并如实地反映了农村电力、柴油供不应求，价格偏高等问题。他听后关心地说：“你们抗旱工作做得不错，但不能松懈，要充分认识旱情仍在发展的严重趋势，进一步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克服困难，战胜干旱，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接着，朱副总理一行又视察了与此毗邻的郏县长桥乡的抗旱抢种和保苗情况。在视察过程中，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向朱副总理、侯书记、李省长汇报了全市的抗旱工作开展情况。他们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李长春省长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抗旱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抽出得力干部到抗旱第一线去，分片包干，加强领导，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一抓到底；抗旱中既要抓播种，又要抓保苗，既保经济作物，又要保粮食作物，对种后禾苗又被旱死的地块，要重新播种，并必须做到种一块保一块，种和管两者不能偏废；各行各业要根据自

身的条件,千方百计支援抗旱,同心协力打好抗旱抢种、保苗这一仗,力争秋季有个较好的收成。

注:襄城县于1986年区划调整时从许昌划出,归平顶山市管辖,1997年又调整归许昌市管辖。

=====

襄城县城墙 位于襄城县城关镇南、西和西北部。襄城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时为汜城,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为避太叔带之乱曾居于此。公元前540年,楚灵王在汜城西北1里许别筑一城,因周襄王曾居此地,故名为襄城,后经历代修筑,规模不断扩大,但均为土城。至明万历年间始用石头修筑,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又在城三面用砖石修筑,到清乾隆时逐步形成了周围九里一十三步,高二丈,阔一丈五的高固阔深的城墙。襄城县城墙现存长度为1825米,主要为明代所筑,现城墙高6.8米,上宽8米,下宽11—15米,墙基用红石垒砌,城墙外侧用青砖覆面,内部大部为黄土夯筑。位于襄城西南部的瓮城形状近似半圆形,周长150米,瓮城城墙及城门、瓮城门都保存完好,在全国已不多见。1997年襄城瓮城被选入“万里长城百关纪念封”。2000年襄城县城墙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毛德新)

胡耀邦视察许昌

许清江 袁水玉 陈玉枝回忆 王长恩整理

1958年9月，正值全国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各条战线“喜报”频传，“卫星”连连升天。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由省、地、县领导同志陪同，对许昌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视察。

24日下午，胡耀邦首先来到许昌县桂村人民公社袁庄青年试验场，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他们试种的“大豆角”（约半亩，实际上是南方种植的一种蛇瓜），并详细询问了引种经过、生长特点以及产量等相关问题。参观结束后，胡耀邦在“大豆角”架前，同试验场的部分同志合影留念。胡耀邦在袁庄视察后的9月30日，第205期《许昌县报》对此曾这样报道：“当胡耀邦听到社员们说每亩‘大豆角’产量可达80万斤时，对大家敢想敢干的作法表示满意。”为核实这个现在听起来使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笔者专门走访了时任试验场场长的袁水玉同志，他毫不犹豫地回忆说，此事千真万确。给胡耀邦浮夸这个数字的老农叫袁兆春，那时他儿子袁鸿康正在四川当兵，“大豆角”种子就是他到部队探望儿子时带回来的。袁兆春老人现已谢世多年，对当时他给胡耀邦提供这个数字的依据是什么，以及胡耀邦为何对此“表示满意”，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那个年代，由于人们过分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每一个平民百姓，都普遍存在着“头脑发热”的冲动和激情。这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4月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所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

话。”

次日，胡耀邦继续在许昌县进行视察。

上午，他来到尚集人民公社东风（今属魏都区的俎庄）青年试验场，仔细地观看了他们种植的架秧红薯、多穗高粱和菵叶生长情况。他站在品种叫“云南高”的菵田里，伸手向上比了比，风趣地对陪同他的同志们说：“不是我个子太低，而是你们的菵叶长得太高了。”为保证胡耀邦视察的安全，公社专门挑选了百余名基干民兵，佯装“掰菵叉”的动作，担负着警卫任务，以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胡耀邦走出菵田，与该公社党委书记许清江边走边谈，并接连发问：你们全社共有多少劳动力，多少亩土地，今年准备种多少亩小麦，每亩打算上多少粪，增产指标是多少，都有那些增产措施等一系列问题。当许清江说到他们明年小麦以实现亩产8000斤时，胡耀邦摇头说：“我不是保守，也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根据你谈的施肥情况，我看不大可能。”许清江说：“人家西平县都已经登报了；亩产7000斤。如果我们低于他们，我们不是右倾了吗？”胡耀邦没作正面回答，他立刻转了一个话题，说：“我很关心许昌的冬小麦，一路上所看到的，都没有许昌的翻地、上粪搞得更好。”他又说：“深翻土地是增产的关键，你们可多组织一些深翻土地检查评比。要注意算帐。政治要算阶级力量的对比；生产要算技术力量的对比。我看养猪可以包干，一个人养10头猪，200个人就可以搞一个养猪场，既能积肥又能生产猪肉。‘水浮莲’、‘百样草’喂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养猪必须有饲料基地。要多搞些粗肥，但我不反对化肥，化肥厂和粗肥厂可以建在一起。”最后他指示：领导干部一定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同甘共苦。

当天下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胡耀邦又乘吉普车来到河街人民公社超英（今属魏都区的周庄）青年试验场。他满面红光，身着白色衬衣和浅灰色裤子，外束腰，显得神采奕奕。他一到田间，就顺手拿起一把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圆头铁锹，和陪同他的各级领

导一起，马上加入了深翻土地的行列，和大家一样挥锹翻地。他边干边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深翻土地是河南创造的。主席叫翻一尺半，你们响应主席的号召，深翻了二尺、三尺，明年增产是有把握的。”十多分钟后，一旁有人劝他不要干了，胡耀邦说：“不，再干一会儿。”从开始到结束，大约干了半小时。他放下铁锹，刚用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试验场的青年人就把他围了起来。每人都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争先恐后地让胡耀邦签名留念。由于要求签字的人多，使他显得有些应接不暇。这时，团县委书记李富生指着一位年轻姑娘对胡耀邦说：“胡书记，他叫陈玉枝，是这个试验场的场长，给她签个名吧！”胡耀邦高兴地接过本子，写下了“**青年人是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胡耀邦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字体舒展洒脱，苍劲有力，每个字都与壹分硬币大小差不多。遗憾的是，胡耀邦的亲笔题词，在70年代初，被一位来自洛阳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借去欣赏，至今没有归还陈玉枝。签字结束后，胡耀邦在翻地现场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接着，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他不住地挥手致意，向青年人告别。

这天下午，除省、地领导外，还有县委书记杜俊林、团县委副书记于月勤、河街公社党委书记耿富章、副书记张建忠、武装部长程来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试验场班、排、连长和部分党团员积极分子50余人，也同胡耀邦一起，参加了这次深翻土地的劳动。

晚上，在许昌烤烟厂礼堂召开地、市、县部分共青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胡耀邦走下主席台，同前排的青年代表进行亲切交谈。团县委书记李富生问道：“胡书记，你咋下来啦（指从主席台上）？”胡耀邦幽默地说：“我不能高高在上呀！”他话音刚落，周围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广大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

忆纪登奎同志二三事

杨 恒 珊

纪登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他建国初期在许昌地区作领导工作时，创造性地领导和组织了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给全党提供了开展群众性宣传工作的宝贵经验，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我在纪的关怀下，走进了党的宣传战线。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今就几件事回忆如下：

一、到花石检查宣传工作

1951年初春，当时任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同志，在中共禹县县委宣传部长革新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来到禹县花石区检查宣传工作，使我初识纪登奎同志。

花石区是省委和地委宣传部建设试点区。早在1950年7月就开始建设党的宣传网。1951年元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二月份，地委就召开了组宣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决定和地委具体实施意见。禹县宣传部长革新在会上介绍了试点经验。会后，纪登奎就来实地考察了。

在区委会议室里，革新把纪登奎同志介绍给大家。接着，由区委书记宋康汇报全区的建网情况。他除了讲建网的方法进度和各种数字外，还讲了一些群众反映。他讲到乡里成立的业余剧团很受群众欢迎，但由于新剧本缺乏，演老戏、旧戏很普遍，有些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内容也搬上了舞台。纪登奎插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就给省里反映。我们也要组织力量，编写些反映新时代、新风尚、新内容的新剧本。”又说：“旧戏不是一概不演，只要内